

今日威海·人物

一位老者，一座孤岛，一群海鸟，11年来相守相望，演绎了一段“海岛情”。
有谁会用11年的耐心去照顾海鸟？有谁会耐住岛上11年如一日的寂寞生活？11年的坚守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



天气不好时几乎没有游客，老人就一个人守着岛。

一位老人十一年的海岛情

文/本报记者 董钊 林丹丹 片/本报记者 张中

一守岛就是11年

驱车近一个小时，来到荣成西霞口码头，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我们几人只得躲在码头边的一个公厕里避雨。一进去，一个身材瘦高、古铜色皮肤、身着绿色环卫工作服的老者站在洗刷台旁，他就是守岛11年，荣成市成山镇西霞口村65岁的田文玺。

“不用着急，第一班船还没来。”老人用地道的荣成方言说道。当我们说明来意时，他说，“我只是个看岛的，没啥”。

老人点燃手中的香烟，开始娓娓道来11年的经历。1999年田文玺开始照看海驴岛，岛上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他都再熟悉不过，大部分的砖瓦都是老人一人用小船运上岛的，一天上岛五六趟，3个多月就完成工作。老人对海驴岛有着太多的感情，仿佛一位长者对待一个未成年孩子般地用心栽培。

1999年前海驴岛只是一个荒岛，除了笔直如削的峭壁和海鸟外，一无所有。老人边说边把烟灰弹在洗刷盆内，然后用水冲掉盆中的烟灰，“我只要在这个岛上，就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海鸟。”自1999年从油轮上退休回家开始照看海驴岛后，这个岛便成了他的第二个家。自他负责保护全岛海鸟和岛内的卫生及安全后，游人伤鸟的事情几乎不再发生。

老人告诉我们，以前岛上只有他自己，起初的时候岛上没有淡水，生活条件很艰苦，“一上岛最少一个礼拜”。我们问他雨天是否可以开船到海驴岛，“只要没有太大的风就行，我常常因风浪被‘隔’在岛上，最长的一次十二三天。”田文玺说起这些往事时，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，对他而言，提前备些干粮多呆几天，“这很平常”。

愈孤独，愈坚守

“现在条件还好一点，以前岛上就我自己。”田文玺说。

说起以前的艰苦，老人提高了些嗓音，“以前岛上晚上没电，只能点蜡烛，睡得早，早上起得也早。”其实所有的苦楚只有老人自己知道。

有一年的农历正月十五，威海袭来风暴潮，当时连续多天下雨下雪，几乎所有树冠都冻成了冰块，天一亮，老人在岛上的房子也被冻成了“冰屋”。

为了看岛，11年里老人没在家过几次年。“起码有一半在岛上过的年，”老人掰着手指数了数。“过年值班，岛上必须有人，要不不放心。”在岛上过年他常常是看着对岸放着绚烂的烟花，听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自己只能用对讲机定时定点和岸上的人报平安，“岛上没电”。

老人在岛上结识了很多朋友，比如孙宪。本来完全不会相交的两条人生平行线，因为海驴岛上的海鸟而结识，老人是靠着海鸟牵线认识了孙宪。孙宪是中国首部鸟类故事片《天赐》的导演，在海驴岛上拍摄场景时认识了老人，从此与老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除了孙宪，

老人的“驴”脾气

老人的生活很简单，家、海驴岛两点一线。我们一上岸，老人便邀请我们到他那儿坐一坐。房子是由石头一点点堆垒的，一进屋老人便掏出一个透明塑料袋，里面包着馒头，“今儿中午吃这个。”他对同伴说。

屋里摆设很简单，三张床，一张桌子，几个板凳，其中一张床上放着几个黄瓜，桌子上摆着烛台和一瓶豆腐乳，天花板上吊着一个节能灯，一台17英寸的电视，“这儿信号不好，收不了几个台。”

老人和同伴交谈几句，知道岛上一个地方正在施工，不安全，“有三个钓鱼的人向那边走了，你快去看看。”老人说。

一会儿，老人穿着雨披出去捡拾游客乱扔的垃圾，这是他每天必须的工作。老人爱鸟是出了名的，每天至少绕岛一周，“不能惊着，不能打。”

老人看鸟，已经有多年的经验，“5月主要是看着鸟蛋，以前常有人捡鸟蛋吃，1999年之后几乎没有了。”之后便是看着幼鸟，“7月中旬是我最忙的时候，”“鸟死了，我要把它们都埋在沙滩附近。”

捡拾完垃圾，我们再次回到了田文玺的住处，他的同伴已经回来了，他告诉老人没事后，老人这才放心。闲聊中，问起老人的年龄和属相，“他是属驴的。”他的同伴说道。对于如此称呼，老人笑道：“他是说我脾气不好。”

老人的“驴”脾气在岛上可是出了名的。如果游客不守“规矩”，他就会对他们叫嚷，有时还会拿着小棍赶他们。孙宪他们就常常接受如此“招待”，有一次他们爬的地方比较陡峭，老人便在悬崖的对面喊他们下来。

这一天匆匆过去，但只是老人11年中的一天。



在岛上巡查时捡拾游客丢弃的垃圾。